

## 黄典诚先生《切韵》音系研究综述

李国正、余晓萍\*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 摘要

中古汉语音系的研究主要以《切韵》为依据, 但学界对《切韵》的性质有不同看法。黄典诚先生的研究表明, 《切韵》音系是以洛阳和金陵的河洛旧音为基础的, 这个音系有 4 个声调, 40 个声母, 193 个韵母。

**关键词:** 中古汉语, 《切韵》音系, 河洛旧音

## A Review of Phonological Studies on *Qieyun* by Mr. Huang Diancheng

LI Guozheng, YU Xiaoping

*Lu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ichuan, China*

### Abstract

The *Qieyun* is the main basis study of middle and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but academic circles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nature of *Qieyun*. Mr. Huang Diancheng'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honology of *Qieyun* is based on the old phonology of Heluo in Luoyang and Jinling, which contains four tones, 40 initials and 193 finals.

**Keywords:** Middle and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Phonology of *Qieyun*; Old phonology of Heluo

---

\*李国正, 特聘教授、厦门大学教授; 余晓萍,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中古汉语音系的研究主要以隋代陆法言的《切韵》为依据，这是不争的事实。《切韵》能代表中古音吗？中古时间跨度大，覆盖地域范围广，《切韵》不可能反映在那么长的时段里在那么广袤的地域上流行的千姿百态的汉语。但是要研究中古音又不得不依据《切韵》，因为找不到比《切韵》更可靠更系统的材料。

## 一、对《切韵》音系的不同认识

王力(2010)晚年所著的《汉语语音史》把汉语语音的历史划分为九个时期，即（1）先秦音系；（2）汉代音系；（3）魏晋南北朝音系；（4）隋——中唐音系；（5）晚唐音系；（6）宋代音系；（7）元代音系；（8）明清音系；（9）现代音系。按理，研究隋——中唐音系应以《切韵》为重点，但是，他认为《切韵》不是一时一地之音，于是干脆撇开《切韵》，利用《颜氏家训·音辞篇》和南北朝诗歌用韵来构拟魏晋南北朝音系，利用陆德明《经典释文》和玄应《一切经音义》的反切来构拟隋唐音系，利用南唐朱翱的反切来构拟晚唐音系。这种做法拓展了研究中古音的语音材料来源，改变了纯粹依靠《切韵》系韵书的狭隘局面，然而也引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几个方言能构成一个音系吗？某个汉语方言能代表汉语吗？颜之推是湖北江陵人，南北朝各个诗人籍贯及所用语言也不一致，用这些不同方言语音的材料构拟出来的音系，固然不是一时一地之音，但这样的音系能代表魏晋南北朝的汉语语音吗？陆德明是苏州吴县人，而玄应是北方人，二者的反切显然不是同时同地之音。朱翱反切反映的是当时的通语呢还是方言？如果缺乏其他材料的支持，很难说朱翱反切能代表晚唐音系。

居思信也撇开《切韵》，根据唐代 60 个诗人的 7000 多首诗歌构拟出中古韵部系统。这种方法与利用《诗经》作品构拟上古韵部遇到的是同样的困难，众所周知，从古到今诗歌只要是韵母的语音相近就可押韵，若干语音相近的韵母都可充当韵脚，构拟出来的韵部究竟包含多少韵母不得而知。何况数十个人的籍贯及所用语言也不一致，其中包含多少方言成份也难分清。

不过，近年来中古音的研究确实有了新的进展，研究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切韵》系韵书的藩篱，不但利用古籍反切和诗文用韵归纳音系，而且在敦煌文献音注方面出版了张金泉、许建平（1996）的《敦煌音义汇考》，从各种敦煌文献中钩沉辑佚，考订 600 多件敦煌音义写卷，为研究唐代西北地区的真实语音提供了

丰富的研究资料。另外, 利用汉藏对音, 梵汉对音, 西夏语汉字注音, 日语汉字读音中的吴音、汉音、唐音以及惯用音的研究, 汉越语、朝鲜语与《切韵》重组的比较研究, 契丹、突厥、女真借词的研究, 从不同视角观照《切韵》音系, 使中古音的研究更接近于当时的语言实际情况。

章太炎、罗常培、史存直、何九盈等不少学者, 根据陆法言《序》中说“因论南北是非, 古今通塞, 欲更摭选精切, 除削疏缓”, 遂认为《切韵》是包罗古今南北语音的综合音系。尽管王力赞同章太炎《国故论衡·音理论》“《广韵》所包, 兼有古今方国之音”的观点, 认为《切韵》非一时一地之音而根据另外的材料构拟中古音系, 但是他构拟上古音系仍然不得不据《切韵》音系倒推, 这说明《切韵》对于研究中古音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更多学者承认《切韵》音系确实吸收了一部分古音和方言, 但吸收的成份必须服从音系的格局构成完整的体系, 绝非杂凑。《切韵》音系的主体代表的是一种能宣诸唇吻的活的语言。不过, 究竟代表的是何种语言, 意见不一。高本汉认为是长安音, 陈寅恪认为是永嘉之乱前的洛阳旧音, 邵荣棠把何超的《晋书音义》与《切韵》进行比较之后, 得出的结论是《切韵》代表的是以洛阳话为基础, 永嘉之乱后吸收了金陵音特点的音系。

持综合音系看法的学者认为, 现代汉语诸方言的韵母一般都是几十个, 而《广韵》多达 206 韵, 没有现实可能性, 显然是古今南北语音综合的结果。邵荣棠针锋相对地指出: 现代汉语方言中音系复杂的不少, 临川话有 263 个韵母, 潮州话有 308 个韵母, 而广东话的韵母则有二百五六十个之多。因此, 不能说汉语不可能有《切韵》那么复杂的音系(刘欢, 2013, 页 113)。

上世纪 60 年代, 《中国语文》曾发表过关于《切韵》性质不同见解的若干论文, 归纳起来不外三种看法: 一种是坚持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音理论》的观点, 认为《切韵》是古今南北语音的杂凑, 以黄淬伯、何九盈为代表; 另一种观点认为《切韵》反映一时一地的语音系统, 以邵荣棠、王显为代表; 第三种观点认为《切韵》音系是六世纪文学语言的语音基础, 这是周祖谟先生的看法。从那时到现在, 半个世纪过去了, 《切韵》性质的探讨没有任何进展。当代学者不但没能提出超越前辈的理论或材料, 而且日益显得没落式微。有人竟然认为“它的音系就成了一个没有实在环境的空架子, 过细的音类分析, 没有明确的音值读法, 所以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客观基础, 也就避免了灭亡的命运”(张玉来&徐明轩, 1991, 页 81)。如果《切韵》真是不能宣诸唇吻的空架子, 没有明确的音值

读法，必然失去其存在的客观基础与使用价值，那么，它岂能避免灭亡的命运，我们今天岂能见到它，研究它？对这样一个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问题至今仍然存在如此看法，不能不说是音韵学者的悲哀。

## 二、与《切韵研究》不同的见解

1982年3月，邵荣棻的《切韵研究》出版，邵书以何超《晋书音义》反切音系作为论证《切韵》音系的语音基础是洛阳话的证据，在声韵两方面都存在困难。就声纽来看，陆法言时代北方人從邪两纽判然有别，当时南方的金陵才是“以钱为涎”。《晋书音义》端知、泥娘（邵荣棻主张《切韵》泥娘分立）、從邪、精庄混切，而《切韵》從邪、精庄疆界分明，绝不混淆。

韵母方面困难更多。《晋书音义》反切系统東一等与冬不分，鱼虞相混，之、脂、支开口不分，删山混淆，覃与谈，哈与泰的开口，皆与夬的开口都是相混的。这样的含糊与《切韵》分韵的精审形成鲜明对比。就重组而论，《晋书音义》仅有祭、质两韵系的重组能分，其他概不能分。不能设想，《切韵》的九个重组韵系（黄典诚先生认为清韵系有重组）仅过了一百多年就消磨殆尽了。邵荣棻既然认为支、脂、真、盐四韵系重组三、四等喉牙音的区别直到《古今韵会举要》中都已保留着（《古今韵会举要》中所谓重组的分别实际上是中古三、四等的分别），况且，唐代汉越语中《切韵》九个重组韵系唇音的区别井然不乱（潘悟云、朱晓农《汉越语和〈切韵〉唇音字》，《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为什么《晋书音义》却无迹可寻？还有真臻、严凡的问题，这几个韵系《晋书音义》不能分，《切韵》能分。邵荣棻主张《切韵》真臻相并、严凡合一，因为他认为真与臻，严与凡，都“是在一定声母条件下的异调异读”（邵荣棻，2008，页88）。《晋书音义》这些韵的混淆似乎正好支持合并说，其实不然。

真臻与严凡性质不同。真韵系是二等寅类韵，臻韵系是独立二等韵，严凡是开合不同的子类韵。陆法言为什么不把臻櫛韵干脆并入真韵系？臻、真庄组声母字反切下字分组，证明在法言时代这两个韵系韵母主元音音值显然有别，这种区别很可能是二等变三等的历史遗痕。臻韵主元音大约是[ɛ]，真韵主元音大约是[i]，二等臻由于声母弱化带出[i]，[i]又使它后面的[ɛ]高化，于是由[ɛn]变为[in]。臻韵庄组平入声字由于语音演变的不平衡性，在《切韵》时代还是洪音，因此法言宁肯让它们单独分立，而不肯将洪细迥别的韵混为一谈。至于严凡则完全是另一回

事。严、凡两韵系字数很少而法言却让它们自立门户, 是有道理的。从历史源流看, 严韵来自上古谈部, 凡韵来自上古侵部, 源流本自不同。从上古到中古, 汉语音韵在强弱不平衡中发展演化(黄典诚, 2003, 页 47-91)。在《切韵》音系中, 严韵(弱声强韵)是与盐韵三等重组 B 类(强声弱韵)相配的子类韵, 凡韵(弱声强韵)是与侵韵三等重组 B 类(强声弱韵)相配的子类韵。它们之间疆界井然, 不存在异调异读问题。如将其合并, 既违反了《切韵》审音辨韵原则, 更破坏了严整的重组体系。如果《切韵》音系的基础真是一时一地的洛阳音, 法言及八位学者大可不必作彻夜谈, 那还用得着论“南北是非, 古今通塞”, 用得着萧、颜“多所决定”吗?

在隋统一之前, 中国社会长期出现南北对峙局面。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在洛阳, 南方则为金陵。永嘉之乱, 怀愍亡尘, 河洛故国之音, 流播虎踞龙蟠之所。自兹而后, 两地音声, 积微而渐, 分道扬镳。自洛阳语音而言, 已不复为河洛旧音原貌; 从金陵语音考究, 河洛古音已有变异。要得出一个真实反映河洛旧音的音系, 非得金陵与洛下互为参证不可。南音能辨则从南, 北音能分则从北, 故法言与萧、颜等八位学者共同讨论, 斟酌取舍。颜之推何以知“南人以钱为涎, 以石为射, 以贱为羨, 以是为舐”之非, 所据是北音判然有别; 又何以知“北人以庶为戍, 以如为儒, 以紫为姊, 以洽为狎”之误, 依据的是南音界限分明。法言及八位学者所做的实质上是古河洛音系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与“古今南北杂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黄典诚先生打了一个比方, 闽人的祖先把河洛旧乡的语音从中原带到闽地来, 自福州与泉州分治, 泉州依然保持旧音。后来由泉州分出漳州, 闽南话内部开始分化。明末清初, 厦门崛起, 鸦片战争后闽南方言遂成泉、漳、厦鼎足三分之势。要重建完整的古闽南方言音系, 非得三地互为参证, 斟酌取舍不可。这样恢复重建的音系, 能说它是“古今南北杂凑”吗?

上文提到重组, 迄今对重组三、四等区别的研究, 不出韵母范围, 目前较多学者认为是介音的区别。邵荣棻认为重组两类的区别在于[i]介音的松紧, 即重三与重四“介音的区别在于舌位略低略后一些”(邵荣棻, 2008, 页 144)。这只是理论设想, 要凭听觉分辨介音的松紧实在不可能。但是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里说:“岐山当音为奇, 江南皆呼为神祇之祇。”“岐”、“奇”同音而与“祇”不同音, 可见重组三、四等的区别是活生生的语音差别。说者宣诸唇吻, 听者耳熟能详, 这是介音松紧说无法解决的困难。

陆志韦《古音说略》首先提出知庄组与重组三等为一类, 精章组、日母与重

纽四等为一类。欧阳国泰对原本《玉篇》残卷重组的研究印证了陆志韦的这个结论。欧文指出：“根据《切韵》（王三）所作的统计，精章日三组用作重组三、四等切下字的共 57 次，其中用作重组三等的仅 11 次，占 20%弱，用作重组四等的有 46 次，占 80%强。知庄组用作重组三、四等切下字的共 10 次，其中 7 次用于重组三等，3 次用于重组四等。《万象名义》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根据周氏《音系》所列重组切语统计，精章日三组作切下字的共 75 次，用于重组三等的才 6 次，只占 8%；用于重组四等的有 69 次，占 92%。知庄组出现 18 次，全部用于重组三等。原本《玉篇》残卷重组切语中，精章日三组共出现 30 次，用于重组三等的有 7 次，占 23%；用于重组四等的有 23 次，占 77%。知庄组共出现 12 次，用于重组三等的共 11 次，占 92%，用于重组四等的才 1 次，占 8%”（欧阳国泰，1984，页 70）。

邵荣棻不同意陆志韦的结论，他主张重组三等和舌齿音为一类，重组四等单独为一类。主要理由有：

- 1、《古今韵会举要》中，B 类（邵文指重组三等）喉牙音和舌齿音同一字母韵，A 类（邵文指重组四等）喉牙音独立。
- 2、《蒙古字韵》对音，B 类喉牙与舌齿同韵母，A 类喉牙对音不同。
- 3、福州等地方言中，支、脂、真合口 B 类牙音与舌齿同韵母，A 类牙音韵母不同（邵荣棻，2008，页 82-84）。

这些理由实际上都是靠不住的。

如果《切韵》重组两类的区别在于[i]介音的松紧，这在法言时代要凭耳朵分清重组两类已不可能，再过六百余年之后这种“区别”竟然能保存在《古今韵会举要》中，岂非咄咄怪事。那末，《举要》中支、脂、盐的 B 类喉牙与舌齿音同一字母韵，A 类和独立四等喉牙另属一字母韵，这又如何解释呢？

以中古支、脂两韵系开口为例，它们在《古今韵会举要》中的情况是按声类的差别归韵的，这是《举要》的显著特点。为了显示声母之间的差别，自然就出现了与各种声母搭配的不同韵类。韵类代表字不同，《蒙古字韵》八思巴对音不同，不能证明韵母的实际音值有差别。具体说来，在“羈”、“鸡”两字母韵中，

归并趋势主要是四等并入三等。重组 A 类及齐韵系的喉牙音没有列入“羈”字母韵, 却独立为“鸡”字母韵, 自照顾中古“等”的角度而言, 这种安排体现了中古支、脂两韵系开口见组声母下三、四等的差别; 从反映当时实际语音的角度着眼, 则是用不同的字母韵的对立来显示见组声母的强弱之别。如果仅仅根据《蒙古字韵》的对音 ei、*éue*、*ém* 不同于 i、ue、em 就断定 A、B 两类韵母音值不同, 那是不符合《举要》语音的实际情况的。*é* 在《举要》中的情况比较复杂, 不过在支、脂韵系开口, 它作为见组声母腭化符号的性质是明显的。《举要》见组声母已出现腭化证据有二:

中古开口二等喉牙音下带 *i̇* 介音的韵与同来源但不带 *i* 的韵构成对立。  
如“嘉 *i̇a*”与“牙 *a*”。

疑影二母在开口二等已变为喻 *j*、么 *j̇* 两母, 显然为腭化辅音, 与见溪晓匣构成对立。三等韵的情况亦复如是。

《举要》把支、脂开口重组 B 类喉牙音及 A 类唇音与舌齿音同列“羈”字母韵, 证实了 A、B 两类的音值没有不同。看来《古今韵会举要》对 A、B 两类的排列法及《蒙古字韵》对音都难以成为邵荣棻分类的依据。

至于用福州等地方言中的一些开合例子, 来说明重组 A、B 两类的区别, 本来就很勉强, 何况所举例子又互相矛盾, 这就更加显示了这种分类法的不可靠。

在公认与《切韵》音系比较接近的闽南方言中, 邵荣棻所举福州等地 A、B 不同类的全部 16 个例字, 毫无例外地一边倒, 完全没有分组的端倪:

麤	窘	均	钧	春	旬
<i>ˊkun</i>	<i>kun<sup>2</sup></i>	<i>ˊkun</i>	<i>ˊkun</i>	<i>ˊts'un</i>	<i>ˊsun</i>
亏	跪	规	吹		垂
<i>ˊk'ui</i>	<i>kui<sup>2</sup></i>	<i>ˊkui</i>	<i>ˊts'ui</i>	( <i>ˊts'e</i> )	<i>ˊsui</i> ( <i>ˊse</i> )
龟	轨	葵	追	水	
<i>ˊkui</i>	<i>ˊkui</i>	<i>ˊkui</i>	<i>ˊtui</i>	<i>ˊtsui</i>	

而注文中所举的 6 个相反例子，也同福州附近的寿宁话以及闽南话相合：

	巾	银	紧	因	陈	津
寿宁	<sub>ɛ</sub> kyŋ	<sub>ɛ</sub> nyŋ	<sup>ɥ</sup> kiŋ	<sub>ɛ</sub> iŋ	<sub>ɛ</sub> tiŋ	<sub>ɛ</sub> tsiŋ
闽南	<sub>ɛ</sub> kun	<sub>ɛ</sub> gun	<sub>ɛ</sub> kin	<sub>ɛ</sub> in	<sub>ɛ</sub> tin(ɛtan)	<sub>ɛ</sub> tsin

对福州话中重组 B 类独立，A 类与舌齿音关系密切的现象，邵荣棠解释说：“福州‘陈’早期很可能是[tyŋ]，后来在声母[t]的影响下，变成了[tiŋ]。这从福州‘忍’读[nyŋ]也可以得到证明”（邵荣棠，2008，页 84）。这种揣想是不符合福州话语音演变规律的。符合实际的说法应当是：“陈”、“忍”《切韵》时代韵母是[-in]，福州与泉州分家后，闽南话仍然保持了《切韵》时代的[-in]。今福州话无前鼻韵尾，[-n]一律变为[-ŋ]，故福州的“忍”本来是[-in]，一变为[-iŋ]，再变为[-yŋ]，这可以从福州的“人”、“仁”仍读[-iŋ]得到证明。而且福州附近的寿宁、福安“人、仁、刃”也读[-iŋ]，“忍”读 [nyŋ]，“认”读 [niŋ]，这说明福州的“忍”读[-yŋ]是后起的。也就是说，福州“陈”读 [tiŋ] 绝不是由[tyŋ] 变来的。这样一来，福建诸多方言中三等重组 B 类独立，A 类与舌齿音同类的语言事实，就成了邵荣棠分类难以回避的严重障碍。

邵荣棠列出的统计材料表明，重组 A 类所用舌齿音切下字比 B 类所用舌齿音切下字多得多，这是合乎事实的。但是，认为舌齿音用 B 类切下字多于用 A 类切下字就值得考究了。现据李荣先生《切韵音系》提供的《王三》反切材料统计如下：

表一 《切韵》重组 A、B 两类所用舌齿音切下字统计表

		舌齿音字反切数	舌齿音字用重组 A 类作切下字的反切数	舌齿音字用重组 B 类作切下字的反切数
韵目	支	72	12	21
	脂	67	5	6
	祭	21	0	1
	真	94	14	1
	仙	105	31	9
	宵	35	8	0
	侵	67	1	11
	盐	44	9	1
总计数		505	80	50
所占百分比			16%	10%

依据同样的材料, 得到的统计结果却不一样, 原因何在? 原来邵荣棻是把喻母三、四等排除在重组之外进行统计的。喻母三、四等在寅类韵中体现了重组两类声母的强弱之势, 喻三较强, 喻四腭化。唐代汉越语中《切韵》重组 B 类唇音字保持独立, A 类唇音大部份变为舌齿音的事实, 也表明《切韵》重组 A 类是腭化声母。这是很有启发性的。重组的区别既然只在唇牙喉, 唯独把喻母排除在喉音之外是说不过去的。

### 三、《切韵》音系及重组的性质

黄典诚先生根据上古谐声及《切韵》反切异文又音等材料, 揭示了重组的秘密: 重组 A、B 两类的区别不在上古来源的不同, 也不在[i]介音的松紧, 而在于重组 B 类是与弱声强韵的子类韵相对的强声弱韵; 重组 A 类是与强声弱韵的独立四等相对的弱声强韵。这样, 重组 A、B 两类的区别就体现在声母上。重组 B 类声母比较强, 是非腭化的; 重组 A 类声母比较弱, 是腭化的(黄典诚, 1994:129-160)。重组韵与子类韵及独立四等韵的具体配合情况如下表:

表二 重纽韵与子类韵及独立四等韵配合表

上古《诗》 音韵部	中古《切 韵》韵目	重纽韵与子类韵及独立四等韵的配合情况
脂微	脂	脂韵重组 B 类强声弱韵——三等纯韵微韵弱声强韵； 脂韵重组 A 类弱声强韵——独立四等齐韵强声弱韵。
支歌	支	支韵重组 B 类强声弱韵——三等纯韵歌韵三等弱声强韵； 支韵重组 A 类弱声强韵——独立四等齐韵强声弱韵。
曷质	祭	祭韵重组 B 类强声弱韵——三等纯韵废韵弱声强韵； 祭韵重组 A 类弱声强韵——独立四等屑韵强声弱韵。
真文	真	真韵重组 B 类强声弱韵——三等纯韵殷、文韵弱声强韵； 真韵重组 A 类弱声强韵——独立四等先韵强声弱韵。
真寒	仙	仙韵重组 B 类强声弱韵——三等纯韵元韵弱声强韵； 仙韵重组 A 类弱声强韵——独立四等先韵强声弱韵。
豪萧	宵	宵韵重组 B 类强声弱韵——三等纯韵幽韵弱声强韵； 宵韵重组 A 类弱声强韵——独立四等萧韵强声弱韵。
青阳	清	庚韵三等强声弱韵——三等纯韵阳韵合口弱声强韵； 清韵唇牙喉弱声强韵——独立四等青韵强声弱韵。
谈添	盐	盐韵重组 B 类强声弱韵——三等纯韵严韵弱声强韵； 盐韵重组 A 类弱声强韵——独立四等添韵强声弱韵。
侵添	侵	侵韵重组 B 类强声弱韵——三等纯韵凡韵弱声强韵； 侵韵重组 A 类弱声强韵——独立四等添韵强声弱韵。

邵荣棻因为颜之推不同意吕静《韵集》把“益”、“石”分为两韵，就认为《切韵》是属于清韵系重组已经合并了的那种方言（邵荣棻，2008，页 85-86）。其实，“益”、“石”在《切韵》中并为一韵非但不能说明清韵系重组两类已经合并，反而有力地证明了清韵系一定是重组韵系。如上表所示，重组韵自上古来源而言，都不是纯韵，一般是二元的混合。“益”来自上古锡部细音，“石”来自上古铎部细音，源流本自不同，中古皆归入《切韵》昔韵，可见清昔韵是杂韵。何况清昔韵唇牙喉还有强声弱韵的青锡韵唇牙喉与之构成两读，而强声弱韵的庚韵三等唇牙喉又有弱声强韵的阳韵合口三等唇牙喉与之构成又音。更何况清韵系入声字还有对立。即使入声字对立不可靠，清韵系也还是重组韵系，就在于它符合《切韵》音系重组韵系所应具备的条件。

邵荣棻猜想幽韵系早期可能是尤韵系的重组四等（邵荣棻，2008，页 85-86）。按照韵图“开合不同则分图，洪细有别则列等”的分图立等原则，幽韵系与尤韵系同是开口，不便另辟一图安排幽韵系，正好第 37 图四等列围空着，所以将幽

韵系置于四等实乃方便之举, 并非暗示它与尤韵系有什么重组关系。但幽韵系作为与宵韵系重组 B 类相配的独立三等, 有两点应予说明:

- 1、《切韵》三等子类韵原有的舌齿音原则上都混入寅类舌齿, 只有唇牙喉保持独立。但语音的变化往往不是整齐划一的, 或多或少留有一些历史音变的痕迹, 幽韵系的几个舌齿音字可视为这种混并的残余。
- 2、《切韵》重组一般是开合对立, 其重组 B 类相对的子类唇音是非敷奉微。但宵韵重组是无对立的开口, 则其重组 B 类相对的子类唇音即为帮滂并明。幽韵系之唇音声组是帮滂并明而不能变为非敷奉微, 与其韵尾[u] 不无关系。按汉语发音习惯, 韵尾为[u] 则其韵头不易产生[iu], 难于变合口, 所以不能出现非敷奉微声组。

《切韵》映现的实质上是永嘉之乱后重建的河洛旧音, 那么, 这个重建的河洛旧音究竟是一时一地之音呢。还是读书音? 《切韵序》说“今返初服, 私训诸弟子, 凡有文藻, 即须明声韵”, 又说“宁敢施行人世, 直欲不出户庭”, 可见法言著述的初衷, 并不想公诸于世, 而是为了家族晚辈在学习文藻时, 能够明白声韵, 读音合于标准。也就是用《切韵》来规范本家子弟读书。读书不可能用一时一地的方言, 只能是当时通行的读书音, 亦即通语。《切韵》作为中古时期的汉语音系具有其他语音资料不可替代的代表作用。黄典诚先生结合相关的各种语音材料, 包括曹宪《博雅音》, 构拟出《切韵》音系。根据黄先生的研究成果, 可以大致描写出中古汉语音系的生态特征。

#### 四、中古汉语《切韵》音系及其上古来源

《诗经》音系有声调, 但究竟有多少声调各家意见不一, 发展到中古时期汉语音系已形成平、上、去、入四个调类, 这是中古汉语音系的显著生态特征。

上古十九纽发展到中古, 已形成 40 纽的声母系统 (黄典诚, 1981, 页 13):

表三 黄典诚中古汉语声母表

发音方法 发音部位		塞音		鼻音			塞擦音			擦音			边音	鼻音
		不送气		带声			不送气		带声	不送气	带声		带声	
		不送气	送气	不送气			不送气	送气	不送气					
		清	次清	浊	次浊		清	次清	浊	清	次浊		次浊	
双唇	重唇	帮 [p]	滂 [pʰ]	并 [b]	明 [m]	轻唇	非 [pf]	敷 [pʰf]	奉 [bv]					(微) [m]
舌尖	舌头	端 [t]	透 [tʰ]	定 [d]	泥 [n]	齿头	精 [ts]	清 [tsʰ]	从 [ɕ]	心 [s]	邪 [z]	半舌	来 [l]	
舌叶						正齿	庄 [ʈʂ]	初 [ʈʂʰ]	崇 [ɕʂ]	生 [ʃ]				
舌面前	舌上	知 [tʃ]	彻 [tʃʰ]	澄 [dʒ]		舌齿	章 [tʃe]	昌 [tʃeʰ]	船 [ɕe]	书 [e]	禅 [z]	半齿		日 [ɲ]
舌根	牙音	见 [k]	溪 [kʰ]	群 [g]	疑 [ŋ]					晓 [x]	匣 [ɣ]			
喉	喉音	影 [Ø]		以 [j]							云 [w]			

上古唇音帮组声纽虽在语流中产生了强弱变化，但在《切韵》时期还未分化出独立的声纽。大约中唐时期，在韵母起首有[iu-]或[io-]的条件下，已经弱化了帮组一部份变为与之对立的非组。舌音端组的弱化层次最多最复杂，其中“端、透、定”自上古至中古一共弱化了三次：第一次分化出“书、禅、邪、以”四纽，第二次分化出“章、昌、船”三纽，第三次分化出“知、彻、澄”三纽。上古泥纽到中古分化出娘、日两纽。上古齿音精组一部份弱化变为中古的庄组。牙喉音见组中有少部份弱化之后与章组合流，疑纽有少部份弱化后混入日纽。上古匣纽本是舌根浊塞音[g]，其强化形态到中古变为浊擦音[ɣ]与清擦音[x]晓纽相配，弱化形态变为带有腭化性质的群纽。中古群纽只出现在三等韵，而其另一部份嬗变为云纽。

《诗经》韵部到中古发展为《切韵》193 韵。下面是黄典诚先生构拟的韵母表。韵目以平赅上、去，但独立去声韵仍列入。表中国际音标省去方括号，加（）的韵目《切韵》本无，据《广韵》所增（黄典诚，1981，页 13-15）。

表四 黄典诚中古汉语韵母表

			舒韵				促韵			
			洪音		细音		洪音		细音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果	内	开	歌 ɔ (戈)		io (戈)					
		合	uo		iuo					
假	外	合		ua 麻	麻 ia					
		开		a						
蟹	外	开		æ(i) 佳					iuəi?	
		合		uæ(i)					iəi?	
		合	灰 uɔi	uai 皆		(i)ue 齐	uɔi? 泰	uai? 夬	iuəi? 祭	
		开	哈 ɔi	ai		(i)e	ɔi?	ai?	iei?	
止	内	开			ie 支					
		合			iue					
		合			iu 脂					
		开			i					
		开			之 iə					
		合			iəi 微 iuəi					
遇	内	合	模 o		虞 io					
		开			鱼 iu					
流	内	开	侯 ou		尤 iou					
		开			幽 iəu					
效	外	开	豪 ɔu	肴 au	宵 ieu	萧 eu				

曾	内	开 合	əŋ 登 uəŋ		iŋ 蒸		ək 德 uək		ik 职 iuk		
梗	外	合		uəŋ 耕 əŋ	iuəŋ 清 ieŋ	(i)uəŋ 青 (i)əŋ		uək 麦 ək	iuək 昔 iek	(i)uək 锡 (i)ek	
		开		aŋ 庚 uaŋ	iaŋ 庚 iuəŋ			ak 陌 uak	iak 陌 iuak		
		合									
		开									
宕	内	合 开	uəŋ 唐 əŋ		iuəŋ 阳 ieŋ		uək 铎 ək		iuək 药 iək		
江	外	开		江 əŋ				觉 ək			
通	内	开	东 uəŋ		东 ieŋ		屋 uk		屋 iok		
		合	冬 ouəŋ		锤 iouəŋ		沃 ouk		烛 iouk		
深	内	开			侵 im				缉 ip		
咸	外	合	覃 əm	咸 əm	凡 iəm		合 əp	洽 əp	乏 iəp		
		开	谈 əm	衔 am	严 iam 盐 iem	添 (i)em	盍 əp	狎 ap	业 iap 叶 iep	帖(i)ep	
山	外	开	寒 ən (桓) uən	an 删 uan	ien 仙 iuən	(i)en 先 (i)uen	(曷)ət 末 uət	at 黠 uat	iet 薛 iuet	(i)et 屑 (i)uet	
		合		uən 山 ən	iuən 元 ian			uət 黠 ət	iuat 月 iat		
		开									
臻	外	开	痕 ən 魂 uən		殷 ien 文 iuən				迄 iət 物 iuət		
		合					没 uət				
		开		臻 ən	真 in (淳) iun				栻 et 质 it (术) iut		

上古《诗经》韵部到中古《切韵》韵类的嬗变, 黄典诚先生有详细的分析, 兹以简表揭示如下(黄典诚, 1981:34-78)。

(一) 上古[a]类十部:

1. 鱼[a]

表五 鱼部的嬗变

鱼[a]	洪[a]	弱[ɔ]	一等模[o]		
		强[a]	二等麻[a]		
	细[ia]		强[ia]	+[i]	强
		弱			三等鱼[iu](丑)
				三等麻[ia]	
		弱[ie]	四等齐[ie]		

2. 铎[ak]

表六 铎部的嬗变

铎[ak]	洪[ak]	弱[ɔk]	一等铎[ɔk]		
		强[ak]	二等陌[ak]		
	细[iak]		强[iak]	+[i]	强
		弱			三等药开[iɔk](丑)
				三等陌[iak]	
		弱[iɛk]	四等锡[(i)ek]		

3. 阳[aŋ]

表七 阳部的嬗变

阳[aŋ]	洪[aŋ]	弱[ɔŋ]	一等唐[ɔŋ]		
		强[aŋ]	二等庚[aŋ]		
	细[iaŋ]		强[iaŋ]	+[i]	强
		弱			三等阳开[iɔŋ]
				三等庚[iaŋ]	
		弱[iɛŋ]	四等青[(i)eŋ]		

4. 歌[ai]

表八 歌部的孪变

歌[ai]	洪[ai]	弱[ai]	一等歌[ɔ]戈[uo]			
		强[ai]	二等麻[a]			
			+[i]	强	三等戈[iɔ](子)	
	弱	三等支[ie](丑)				
	细[ia]	强[ia]	三等麻[ia]			
		弱[iɛ]	四等齐[(i)e]			

5. 曷[ait]

表九 曷部的孪变

曷[ait]	洪[ait]	弱[at]	一等曷[ɔt]末[uot]			
		强[at]	二等鐸[at]			
			+[i]	强	三等月[iat](子)	
	弱	三等薛[iet](丑)				
	细[iait]	强[iat]	三等薛[iet](重)			
		弱[iet]	四等屑[(i)et]			

6. 寒[ain]

表十 寒部的孪变

寒[ain]	洪[ain]	弱[an]	一等寒[ɔn]桓[uon]			
		强[an]	二等删[an]			
			+[i]	强	三等元[ian](子)	
	弱	三等仙[ien](丑)				
	细[iain]	强[ian]	三等仙[ien](重)			
		弱[ien]	四等先[(i)en]			

7. 宵[au]

表十一 宵部的孪变

宵[au]	洪[au]	弱[au]	一等豪[ɔu]			
		强[au]	二等肴[au]			
			+[i]	强	三等宵[ieu](子)	
	弱	三等宵[ieu](丑)				
	细[iau]	强[iau]	三等宵[ieu](重)			
		弱[ieu]	四等萧[(i)eu]			

8. 药[auk]

表十二 药部的孳变

药[auk]	洪[auk]	弱[ak]	一等铎[ɔk]		
		强[ak]	二等觉[ɔk]		
	细[iauk]		强[iak]	+[i]	强
		弱			三等药开[iɔk](丑)
				三等昔[iek](重四)	
		弱[iɛk]	四等锡[(i)ek]		

9. 盍[aup]

表十三 盍部的孳变

盍[aup]	洪[aup]	弱[ap]	一等盍[ɔp]		
		强[ap]	二等狎[ap]		
	细[iaup]		强[iaup]	+[i]	强
		弱			三等叶[iɛp](丑)
				三等叶[iɛp](重)	
		弱[iɛup]	四等帖[(i)ɛp]		

10. 谈[aum]

表十四 谈部的孳变

谈[aum]	洪[aum]	弱[am]	一等谈[ɔm]		
		强[am]	二等銜[am]		
	细[iaum]		强[iaum]	+[i]	强
		弱			三等盐[iem](丑)
				三等盐[iem](重)	
		弱[iɛum]	四等添[(i)em]		

(二) 上古[ɛ]类六部

1. 支[ɛ]

表十五 支部的孳变

支[ɛ]	弱[e]	四等齐[(i)e]		
	强[ɛ]	二等佳[ɐi]		
		+[i]	强	重四等支[ie]
			弱	重三等支[ie]

2. 锡[ɛk]

表十六 锡部的孳变

锡[ɛk]	弱[ek]	四等锡[(i)ek]		
	强[ɛk]	二等麦[ɐk]		
		+[i]	强	重四等昔[iek](子)
			弱	重三等昔[iek](丑)

3. 青[ɛŋ]

表十七 青部的孳变

青[ɛŋ]	弱[ɛŋ]	四等青[(i)ɛŋ]		
	强[ɛŋ]	二等耕[ɐŋ]		
		+[i]	强	重四等清[iɛŋ](子)
			弱	重三等清[iɛŋ](丑)

4. 脂[ɛi]

表十八 脂部的孳变

脂[ɛi]	弱[ɛi]	四等齐[(i)e]		
	强[ɛi]	二等皆[ɐi]		
		+[i]	强	重四等脂[i(e)i](子)
			弱	重三等脂[i(e)i](丑)

5. 质[ɛit]

表十九 质部的嬗变

质[ɛit]	弱[ɛit]	四等屑[(i)ɛt]		
	强[ɛit]	二等黠[ɛt]		
		+[i]	强	重四等质[i(ɛ)t](子)
			弱	重三等质[i(ɛ)t](丑)

6. 真[ɛin]

表二十 真部的嬗变

脂[ɛin]	弱[ɛn]	四等先[(i)ɛn]		
	强[ɛin]	二等山[ɛn]		
		+[i]	强	重四等真[i(ɛ)n](子)
			弱	重三等真[i(ɛ)n](丑)

(三) 上古[ɔ]类三部

1. 侯[ɔ]

表二十一 侯部的嬗变

侯[ɔ]	洪[ɔ]	弱[u]	一等侯[ou]		
		强[au]	二等肴[au]		
			+[i]	强	三等尤[iou]
	细[iɔ]	强[iɔ]		弱	三等虞[i(u)o]
		弱[iɛ]	四等萧[(i)ɛu]		

2. 屋[ɔk]

表二十二 屋部的嬗变

屋[ɔk]	洪[ɔk]	弱[uk]	一等屋[uk]	
		强[ɔk]	二等觉[ɔk]	
			+[i]	强
	细[iɔk]	强[iɔk]		弱
		弱[iɛk]	四等锡[(i)ɛk]	

3. 东[ɔŋ]

表二十三 东部的嬗变

东[ɔŋ]	洪[ɔŋ]	弱[uŋ]	一等东[uŋ]		
		强[ɔŋ]	二等江[ɔŋ]		
	细[iɔŋ]	强[iɔŋ]	+[i]	强	三等鍾[iouŋ]
		弱[iɛŋ]		弱	三等东 [iɔŋ]
		四等青[(i)eŋ]			

(四) 上古[w]类三部

1. 之[w]

表二十四 之部的嬗变

之[w]	弱[ɔi]	一等哈[ɔi]		
	强[ai]	二等皆[ai]		
		+[i]	强	三等尤[iou](子)
			弱	三等之[iə](丑)

2. 职[wk]

表二十五 职部的嬗变

职[wk]	弱[ak]	一等德[ək]		
	强[ək]	二等麦[ək]		
		+[i]	强	三等庚[iak](子)
			弱	三等职[ik](丑)

3. 蒸[wŋ]

表二十六 蒸部的嬗变

蒸[wŋ]	弱[aŋ]	一等登[əŋ]		
	强[eŋ]	二等耕[eŋ]		
		+[i]	强	三等东[iɔŋ](子)
			弱	三等蒸[iŋ](丑)

(五) 上古[i]类三部

1. 微[i]

表二十七 微部的嬗变

微[i]	洪[ui]	弱[ɔi]	一等灰[uɔi]		
		强[uai]	二等皆[uai]		
	细[i]		强[i]	+[i]	强
		弱			三等脂[i](丑)
		弱[iei]	四等齐[(i)e]		

2. 物[it]

表二十八 物部的嬗变

物[it]	洪[ut]	弱[uait]	一等没[uat]		
		强[ɛt]	二等黠[ɛt]		
	细[it]		强[it]	+[i]	强
		弱			三等质术[it](丑)
		弱[iet]	四等屑[(i)et]		

3. 文[in]

表二十九 文部的嬗变

文[in]	洪[uin]	弱[əin]	一等痕魂[ən]		
		强[ɐin]	二等山[ɐn]		
	细[in]		强[in]	+[i]	强
		弱			三等真諄[in](丑)
		弱[ien]	四等先[(i)en]		

(六) 上古[u]类四部

1. 幽[u]

表三十 幽部的孳变

幽[u]	洪[u]	弱[ɔu]	一等豪[ɔu]		
		强[au]	二等肴[au]		
	细[ik]		强[iu]	+[i]	强
		弱			三等幽[iəu](丑)
	弱[iəu]	四等萧[(i)eu]			

2. 觉[uk]

表三十一 觉部的孳变

觉[uk]	洪[uk]	弱[ouk]	一等沃[ouk]		
		强[ɤk]	二等觉[ɤk]		
	细[iuk]		强[iuk]	+[i]	强
		弱			三等烛[iouk]
	弱[iək]	四等锡[(i)ek]			

3. 缉[up]

表三十二 缉部的孳变

缉[up]	洪[up]	弱[ɤp]	一等合[ɤp]		
		强[ɤp]	二等洽[ɤp]		
	细[iup]		强[iup]	+[i]	强
		弱			三等缉[ip](丑)
	强[iup]	三等缉[ip](重四)			
弱[iəp]	四等帖[(i)ep]				

4. 侵[um]

表三十三 侵部的孳变

侵[um]	洪[um]	弱[ɤm]	一等覃[ɤm]冬[ouŋ]		
		强[ɤm]	二等咸[ɤm]江[ɔŋ]		
	细[ium]		强[ium]	+[i]	强
		弱			三等侵[iɪm]东[ioŋ](丑)
	强[ium]	三等侵[iɪm](重四)			
弱[iem]	四等添[(i)em]				

上古韵部六个主要元音中, 黄典诚先生与诸家显著不同的是之部拟音。《诗经》之部到《切韵》的嬗变分两路: 一路去蟹、止两摄, 另一路到流摄。上古之部嬗变为[-i]是主流, 另一部份嬗变为[-u], 是因唇牙喉声纽易于圆唇化所造成的, 因而是有条件的。闽南泉州、漳州、厦门禾山方言保存的不同历史层次的语音轨迹很有启发意义:

表三十四 泉州、漳州、禾山语音比较表

	鱼	储	除	吕	女	处	书
泉州	[hu]	[t'u]	[tu]	[lu]	[lu]	[ts'u]	[su]
漳州	[hi]	[t'i]	[ti]	[li]	[li]	[ts'i]	[si]
禾山	[hu]	[t'u]	[tu]	[lu]	[lu]	[ts'u]	[su]
	如	居	去	语	许	于	猪
泉州	[lu]	[ku]	[k'u]	[gu]	[hu]	[u]	[tu]
漳州	[dzi]	[ki]	[k'i]	[gi]	[hi]	[i]	[ti]
禾山	[lu]	[ku]	[k'u]	[gu]	[hu]	[u]	[tu]

后高不圆唇元音[ɰ]只要圆唇就会变为[u], 发音部位往前移就会变为前高不圆唇元音[i], 泉州、漳州、厦门禾山方言证实了这一点。为什么上古之部有一部份会汇入《切韵》尤韵呢? 因为在唇牙喉声纽条件下, 由于语流之中声韵强弱的相互作用, [-iɰ]变为[-iu]合于音理。《切韵》尤韵普通话读为[-əu]或[-iəu]的, 今兰州话读[-əu]或[-iu]:

表三十五 《切韵》尤韵兰州话读音表

肘	抽	钮	酒	秋	羞	九
[təu]	[t'əu]	[ɳiu]	[teiu]	[te'iu]	[eiu]	[teiu]
丘	求	牛	休	忧	油	友
[te'iu]	[te'iu]	[ɳiu]	[eiu]	[iu]	[iu]	[iu]

这样, 之部拟音为[ɰ], 不仅能够清楚地说明《切韵》音系中蟹、止两摄和流摄有关音节的上古来源, 而且带出上古韵部拟音必不可少的前高不圆唇元音[i]和后高圆唇元音[u]。

## 五、结语

《切韵》音系的性质是一个讨论了半个多世纪至今悬而未决的难题。黄典诚先生以毕生精力考察了众多的现代汉语方言和曹宪《博雅音》反切系统，得出《切韵》音系绝非混合的大杂烩，亦非反映一时一地的语音系统（如长安音、洛阳音等等），而是永嘉之乱发生之前在北方具有官方通语性质的河洛旧音。

中古汉语《切韵》音系的归纳与构拟较之上古汉语《诗经》音系，学界的意见相对集中，一致认为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声母系统有的主张泥娘分立，个别人还认为有俟母，但绝大多数专家认为声母有 40 个左右。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制的《方言调查字表》就与黄典诚先生的见解一致，为 40 个声母，没有俟母，泥娘未分立。诸家对韵母系统韵类的归纳差别较小，但韵母音值的构拟则见仁见智，这关乎对《切韵》性质的认识水平，掌握材料的多少以及学养的高低。

## 参考文献

- 刘欢（2013）。《〈切韵〉音系性质研究综述》。《青春岁月》，23，113。
- 张玉来、徐明轩（1991）。《论〈切韵〉语音性质的几个问题》。《徐州师范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81。
- 邵荣荣（2008）。《切韵研究（校订本）》。北京：中华书局。
- 欧阳国泰（1984）。《原本〈玉篇〉残卷反切考》。厦门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厦门：厦门大学。
- 黄典诚（2003）。《汉语音韵在强弱不平衡律中发展》。载黄典诚主编，《语言学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47-91。
- 黄典诚（1994）。《切韵综合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黄典诚（1981）。《汉语语音史（油印本）》。厦门：厦门大学，13-15，34-78。